

笑闹俏顽童

卧龙生著
台·湾

黄山书社



笑闹俏顽童

台湾·卧龙生著

(上)

黄 山 书 社

笑闹俏顽童

台湾·卧龙生著

(中)

黄 山 书 社

笑闹俏顽童

台湾·卧龙生著

(下)

黄 山 书 社

(皖)新登字05号

责任编辑:任耕耘

封面设计:周明

笑闹俏顽童(上、中、下)

台湾·卧龙生

黄山书社出版发行

(合肥市金寨路381号)

番禺市官桥彩印厂印刷

开本:787×1092 1/32 印张:24 字数:473千字

1995年8月第1版 1995年8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00001—10000

ISBN 7—80535—956—3/I·153

全套定价:27.50元

内 容 提 要

“太平堂”堂主凌啸在一次与弟子练武遭受一怪物所杀，可凌夫人误认是弟子君帆君芸所为，逼使姐弟不得不离开太平堂……

二十年后，凌家后代为了报父仇与君家姐弟展开了生死搏斗，惊动了武林人士。为了洗清君家的罪名，在普陀山举行武林大会，使凌家冤仇大白。

历经这一场报父仇的风波，总算结束了，只见露天的喜酒，席开百桌，热闹滚滚，可说是近年来，武林中最热闹的场面哪！

第一二章

凌雨笙和凌雨箏这次陷入室内，本来情况是十分危险。

但此时室中实在只有直路七层埋伏，其余别的埋伏早已封闭，也没有了循环生变的妙用。

所以两人虽然入了险地，危难比起当年武当剑客所遇到的，却相差千百倍。

凌雨笙与凌雨箏见秘室的出口忽然被封闭，带路人又逃开，知道已陷入了重地。

但二人仍不时在想尹芸姐弟是否仍躲在室中，因此两人竟然也不想逃出；他们稍为商量后，便在黑暗中并肩慢步，要找到秘室的门户。

两人才刚走了几步，忽然凌雨笙觉得踏脚处微微一软，赶忙一提气向上拔起后，一面叫道：“雨箏小心！”

话还未了，在黑暗中却一阵飕飕的声音，一片箭雨突然从秘室的上方射下。

凌雨箏此时也已经拔出宝剑，一见有变，手中的剑便随着心念往前一扫，立刻有一圈银虹护住了全身。

那些飞来的箭雨被剑花一激，震得纷纷四处散落。

凌雨笙本来是将向上跃起，不料室中的弩箭竟会从上面射下。

差一点着了道儿，但幸好他的功力精湛，把身子悬在了半

空中，灵箫剑随势飞舞着，将弩箭拨开。

虽然他们这样奋力抵抗，但还有一枝短箭射到肩侧，他立刻暗运内功，迎着来势一震，那枝本已沾衣的箭，竟被他震开。

凌雨笙一落地后，仍不敢大意，轻轻说了声：“提防有人暗算！”掌中的灵箫剑立即向四面虚虚划去，想凭剑的力量来一探虚实。

其实室中的埋伏此时并无人主持，而且江皓等人也只知道密室应如何走法，才不会勾动埋伏。

至于收发机关，则也试过前面两层，后面各层却全未动过；这时也只是要来入自己触动机关，凌雨笙的过分小心，倒是多耽延了不少时间。

凌雨笙童心未泯，初入密室中时，本来还有些害怕；但等到触动埋伏后，一看竟只不过是寻常见的弓箭，便不大介意。

倒是她有些好奇心起，只是看见凌雨笙十分慎重，自己也不敢乱动；只好停身在原地，双眼四顾。



凌家兄妹虽然自小得到吟风掌门亲传玉女门的绝艺，毕竟年纪还很轻，尽管学习了不少功夫，也只对御敌的功夫解悟较多。

说到超凡入圣的绝艺便是可在暗中观察到极微小的东西，即以两人视力而论，虽然也能暗中见物，胜一般人百倍，可是并未真到能在黑暗中看微小东西，已到畅行无阻的境地，先前入室，两人竟看不太清楚四周的景象。

等到伫立很久以后，才渐渐能够聚神定意，将停身的地方

看了一个大概。

这时箭雨虽已停,但四周仍是暗沉沉的。凌雨笙凝目察看,看出这里大概有二丈宽,上面屋顶却是高低不同。

有些地方离地好像只有一丈多,有些地方却斜削而上,一眼望去只见一个个黑穴,不知道究竟能上通到多高。

脚下并不是土石,却似乎为一块块铁板,仔细看去,铁板交接处还有许多奇怪的花纹,或呈圆圈互套,有的则是曲折蜿蜒状如一只蚯蚓。

凌雨笙虽不明白这些花纹的意思,但也想到应是室中埋伏的机枢,只不知应怎样来找到出去的门户,因此这时候只是默默寻思。

凌雨笙静等了半天,看凌雨笙仍停身在原地,只是沉吟不语;不由觉得有些不耐,自己抬头向前面暗影中望去,忽然感觉离身四五丈外,仿佛有一片白影。

她忙指给凌雨笙看,又问道:“你看出什么破绽吗?依我想,前面那一片白影,应是室中的通路所在,我想先去看个明白,你认为呢?”

凌雨笙望着前面白影,顿了顿答道:“我看那白影多半是石屏之类,如果猜得不错,或许那儿就是门户,但是也一定布满了埋伏。为了以防万一,还是我们一同去吧!”

他说到这里,又向地面看了一眼道:“这地上的机组功用不明,我们现在还是少去踏动为妙。好在白影不远,只有几丈路,你随着我一齐用第八式前行好了。”

原来玉女派的玉女九式,依次是“金、木、水、火、土、日、月、风、雷”九诀。

现在凌雨笙想不踏地面，悬身在半空中，所以要用第八式的“玉女飞天”。

凌雨笙将灵箫剑插好，双掌微微向前探，暗中运功，两足并拢，轻轻地直向上方窜了去。

离地时，在腰以下拖得笔直，毫不屈转，身形一到空中，肩背却左右摇了几下。

换成是雨箏来做，姿势美多了，果真如玉女飞天一般曼妙。

凌雨箏也同样窜起，却抢前一点，口里道：“哥哥在后面查看动静，我先去试探看看。”

凌雨箏说完之后，双臂平伸，身形半伏，肩腰也微微一振动，便凌空冲向了前面的白影。

原来远远望去，凌雨箏也算不准白影到底有多大，等冲到附近一看，原来是一大片的白石当中而立。

四周毫无空的地方，就像将秘室塞断了一样，但石上倒有几个大铁环，一望而知定是室中的一重门户。

凌雨箏不愿久待，再加上初次下山，没见过什么世面，不免有些大意，这时只大概看了一下，也不和凌雨笙商议，便伸手向最上面的一个铁环抓去。

凌雨笙赶来，见状大吃一惊，忙叫道：“你等一下！”

但这时哪里还会来得及，因为他话才说出一半，凌雨箏已紧抓住铁环，一推一拉，只听见吱吱连声，那石屏竟已猛然向地面沉去。

凌雨箏十分意外，连忙松手，几乎随着石屏而撞落在地下。

凌雨箏自己本来身悬在半空中，这一忙乱下，便觉得真气一泄，有点稳不住的样子，她连忙一定神，气归督脉，身形也跟着向上振起。

她这里要凌空再起，凌雨箏在后却已看见石屏下沉之后，那边竟有了异象，连忙双掌在空中一按，身形穿向前方，还来不及开口，只觉得左方忽然起了一阵大风，黑暗中似乎有一个高大人影已扑了过来。

凌雨箏不敢随意落地，怕再不小心会再触动机关；可是这暗中扑来的人影，已到了身边，要在空中转换身形避开来势，也根本来不及呀！

于是他立刻右膝微微一运力，上身随着回旋的姿势而疾转过来；身形由凌空前窜，化为侧身斜视，双掌也一上一下，向这个人影迎去；黑暗中的动作快如闪电般，那个人影一直冲过来，似乎一点儿也没有改变方向。

凌雨箏的双掌猛然推出，那人影竟不会闪避，只听见“啪啪”一响，凌雨箏的双掌已打向那个人影身上。

那人影一晃动，却“噗”的一声矮下了半截，接着又刮来一阵强风，已扫到数公尺的距离外。

凌雨箏以双掌击中人影，只觉得在下手的地方非常硬，有点儿不像人体，他正感到十分奇怪，不禁凝神细看时，那人影却已变成了单足横扫，但上半部的头面坚硬，也看不清面目。

凌雨箏在旁边看见有人影袭击，便喝道：“来的是什么人？”

一面一提气，身形往上窜，接着两肩一抖，把身体倒转，头下脚上，双手合抱成一个圆圈，要用“月落千潭”的玉女掌式，

扑击这个人影。

“月落千潭”的招式奇险，是属于玉女九式中的月字诀。

施展的时候，双掌合抱，看来好像并不凶猛；其实是由上而下，从太极回抱之形中，可以化出十八种招式。

掌力所及，当者虽逃，凌雨箏在洞中初见人影，便决定一下手就不让他逃脱，所以才会用这月诀中的绝招。

她刚要扑下时，凌雨箏却叫道：“雨箏且慢，这不是人。”

凌雨箏听着，微感惊讶，但掌势仍向下面的人影击去。



说也奇怪，那人影先前还身形下挫，右腿扫出，像是“横踢柏木椿”的姿势；一扫空了，身形并不改变，却就地刷的一下向后滑退。

凌雨箏一掌已将其击下，见这人影用如此古怪的身法退走，很觉得意外；但那人影退得虽快，玉女九式是何等神奇，他又那能退得下去呢？

凌雨箏只将左掌又一沉，右臂又猛然一挺，且右掌立刻化为“拿云爪”式，身形如矢，直射到人影头下，右掌整个扣在那颗大头颅上。

砰的一声，凌雨箏手指下透出寸许，但那人影竟然能不倒不挡；只是在前后晃了两下，仍向后滑退。

凌雨箏在离地数尺处一个旋身，急唤道：“雨箏住手！”

凌雨箏却因身悬在半空中，手插在那怪头壳上还来不及抽出，竟被那人影拖得随同滑了过去。

这完全不是她意料中事，于是在匆忙中毫不考虑地，把双

膝一荡，身形立刻转落，足跟一着地，左臂便突然往后一收，右掌却从胸前翻出，提防在这面对面的一瞬间，那人影会再袭击自己的胸腹。

这时凌雨笙也已赶到，见凌雨箏被迫落地，知道情势十分紧急，变化难料；于是再也来不及多想，灵箫剑寒光闪处，将那人影连肩带臂地扫成了两截。

黑暗中火星乱进，凌雨箏连退两步，手指仍未脱出，那半截沉甸甸的东西仍挂在她的手上。

但那人影颈项一段虽然被砍下来了，下半身却仍然就地滑走，且退向暗影之中。

凌雨笙这时已明白这是机关铜人之类，见凌雨箏落地后连走几步，并没有别的变动，心中才稍定。

一面自己一敛气也向地面落下，一面并向凌雨箏道：“你怎么没看出这是个铜人？还抓着那半截铜人作什么？”

凌雨箏看明自己手指的陷入之处，是一个铜人头，下面还带着一大块肩项，因为被灵箫剑猛力削断，所以这时候铁屑仍不断的落下。

不觉又好气又好笑，随手将半截铜人一甩，口里才说：“这里怎么会有这样的怪东西……”

话还没有说完，忽然听见左右前后有一声金鼓之声，地面也大震，顿时有些立足不稳哩！

凌雨笙本料到铜人被毁后，必定会有大患。

他却不知道：这里是七绝图的第三重门户；照原来布置，石屏门口如果被人如法开启，则左右两个铜人现出；来人只需要拆解铜人进攻的几个招式，铜人就会自动退出。

再向前走三丈六尺，便另有两个铜人，这样一共有十八个铜人，分九次出现；所用拳掌全是少林罗汉拳；十八铜人正好全了十八罗汉之数。

萧云龙当年这种布置，本来是为供徒弟练黑夜冲行的功夫，因此地面上除有两处与左右秘径相连外，别无布置；与前后各层不同。

凌雨笙原先只以为地面上不可以脚着地，所以才会和凌雨箏一同使用“玉女飞天”的身法凌空而进，其实耗费真力。

最不巧的是，他为了看凌雨箏被铜人拖退数步，一着急间，将铜人砍成了两半，这倒引起了室中移宫陷地的埋伏。

本来这移宫陷地的布置，是七绝图大机关之一；一经发动后，左右门户会马上变形，地面陷落，毒浆喷出，最是险恶。

但这里左右门户早已封闭，许多埋伏只是停而不发，所以只有在这中央直道上引起变化。不然，玉女派的弟子必定性命难保。

当时凌雨箏一发觉地面下陷，慌忙又用“玉女飞天”的身法腾起。

凌雨笙也飞纵半空。两人都不知道将要发生什么变化，不免有些着慌。

凌雨箏叫了一声：“哥哥！”

凌雨笙忽然低叫道：“糟了，我们快向前冲，这里停留不得。”

凌雨箏惊望时，地面上忽然有阵阵细声传来，隐隐有几个洞穴现出，穴中一股股水箭正向上激射。

此时，有一种异香，才一入鼻，便觉得头昏目眩。

凌雨箏的功夫根基深厚,虽然经历太少,不善于应变;但异香入鼻,马上就知道利害,她赶紧一屏息定神,向前面连连游窜。

凌雨笙紧贴着凌雨箏一面向前窜进,一面却说:“快用解毒丹!”

凌雨箏被他提醒,便在半空中稍微变换了一下姿势,伸手在腰间掏出了一个桂圆大的丸子,含在口中。

再看凌雨笙时,他却用了“凌空步虚”的身法,停身在空中,慢慢转动着,口里也含了解毒丹。

凌雨箏要用解毒丹来防毒,原是不错,但他只注意到近侧,对前面门户的移转,却并未觉察。

加上两人用凌空步虚功夫,在半空中行走,不落在地面上,虽可以少受到许多的攻击,但毕竟两人的功力还没有到达炉火纯青的地步,停身在半空中,无论动或静,都不能太久。

因此,两人避开了地面的毒浆后,口含丹药,略一商议,便又向前急急冲去。

向前又走了十几丈,沿路两人都十分小心地戒备,那知竟再无变化,连那地面喷浆的声音都似乎渐渐息止。

只是前面暗沉沉的看不到路,两人试着换了几个方式,再向前窜行了一段,才暗中感到奇怪的是,这里机关为什么这样忽强忽弱地,很令人捉摸不定。



忽然隐隐看见了前面左边,有一点微光。两人心里微微一动,赶紧更努力地往前窜,一面向那发光的所在仔细察看。

两人自入室以来，一直都只是暗影沉沉；现在忽然有了光，怎不令人意外呢？

凌雨箏眨了眨眼睛，低声向凌雨笙道：“这里怎么会有光呢？我们先前一点也看不见光影，这时忽然有了光线，会不会还有什么陷阱？”

凌雨笙也以为密室必定有人在主持，但却想不通露出一一点微光的到底是何用意？

凌雨笙心里想着，越过石屏以后，似乎一直是一条直路；如果原来就有这个微光，那么刚才为什么看不见呢？

突然有了光，或许是有人正躲在暗处准备偷袭他们呢！

凌雨笙这样一想，便向凌雨箏道：“或许真的有人，等我到前面先看，你不要胡乱动手。”

凌雨箏点点头答应了。

两人于是又以原来的姿势向前进了几丈，看自己距离那点微光已只有一丈多，便轻轻落下地。

凌雨笙小心翼翼地在下落时先用灵箫剑向地面微点了几下，见没有变动，才落下身形。

他原觉得有光之处应该会有人，准备和人答话时，但在天空中说话并不太方便，所以才与凌雨箏一同落地。

落地后，两人稍微打量一下四周，微光下看得十分清楚，这里前面并没有通路，只在靠左方窄窄一条的曲径。

右面则和前面一样，整块墙壁看不出任何的缝隙，但那墙壁也不像一般的石头所筑成，而那一线微光是由左边曲径中射出的。

雨笙考虑了一下，向雨箏道：“这里的地势十分诡异，我们

只好从这条小路进去探探。但我看正面虽然好像无路，恐怕还是机关作怪；或许这里有人故意要引诱我们入内相见，也不一定，你随我来。”

雨笙本来是有意探测在那曲径发光的地方是否有人，他于是一面说着话，一面仍侧耳聆听；可是秘室中，仍然还是无声息，只有对面凌雨箏微微在调息吐气，倒有一点声音。

雨笙说完后，自己轻点脚尖，向曲径走去。

他一面将真气布满于肩臂，以备万一突然有人偷袭，或是脚下有了变动时，可以从容地腾起。

那曲径弯弯向左伸展，雨笙慢慢走来，四周竟毫无动静。

但墙壁上有不少凹凸的地方，并且隐隐还有一股潮湿的气息，似乎这里已很久都没有人来过。

雨笙再向前走了一丈多，光影也愈来愈强，在一个转弯处竟出现了一排的三个圆门，那光影便是从中央圆门的罅隙中透出的。

雨笙走近了中央的圆门，回头向雨箏举手示意，叫她小心防备；然后自己再向圆门发话道：“里面的朋友请出来吧！我们总是要碰面的，不是吗？”

不料门内竟然毫无声息，雨箏忍不住进前一步，举起手来向门上拍去，口里叫道：“里面的朋友若不出来。我们就要自己进来了。”

雨笙看雨箏以掌击门，还来不及阻止，才感到不妙；那知雨箏的手掌到门上，那门一点也没有阻力，竟然一下子就被打开，似乎原来并没有上锁一样。

那门是由一个独扇的石板造成，一被雨箏推开后，两人一